



(六)

楊 森

劉湘漁利發財擴軍

參謀團入川，着手整編川軍，幾經會議，皆無結果，中央方面鑒於開會商討不能奏效，轉而採取實際行動，先從取消防區制着手，也就是打破各人所佔的地盤，這是自根本下手的好辦法。賀國光跟劉湘和我談，他說：

「鄧、田、劉（文輝）他們可能不贊成取消防區制，你們兩位是老同學，應該沒有問題吧？」

我當時就回答：

「爲了擁護中央的決策，我首先贊成取消防區制，我所管轄的幾個縣，中央可以馬上派人去接收，至於我的軍隊，只要有餉可發，我們隨時聽命調動。」

我這樣誠心誠意的表示擁護，劉湘當然不好意思說聲反對，但是他的辦法很多，他當時就說，既然我願意把防區移交中央，開風氣之先，達成取消防區的第一步，那麼，他請我移防瀘州附近幾縣，也好有個安身之地。

這在劉湘來說倒是很難得的，因爲瀘州一帶是川南精華之區，稅收列全省第四，比我的川北基地，高明了不知多少倍，於是我欣然接受，並且立即採取行動，一回廣安，就封閉兵工廠，將一切物資器材，運到重慶，交給參謀團點收，再設立倉庫，加以保管。

但是劉湘一看，我那些物資器材相當值錢，大概是他無可奈何的讓出了瀘州，心想賺點找補，便設法要吞沒這批東西。我還不知道，賀國光却已嚴峻拒絕了他，賀國光說：

「你這樣未免太對不起楊某人了吧！」

劉湘碰了釘子，只好不再提起這件事，然而他一向精明厲害，有縫必鑽，手段也高，參謀團一到四川，我首先贊成的是中央所訂財政統一的辦法，地方不許發行鈔票，因爲當時劉湘濫發的四川券已經貶得一塌糊塗了。後來他請中央收回四川券，允率高到四川券折合中央券的七成，這一下他便大大的發了一筆財。

第二步，參謀團着手整編川軍，硬性規定，

每一個軍下轄三師，而事實上以我的第二十軍爲例，最盛時期有十五個師之多，整編的結果，我二十軍縮編爲三個師，一獨立旅，一獨立團。劉文輝被裁剩一個師，實力最小，劉湘却越裁越多，他的所部除了唐式遵、王繼緒，又加上了潘文華，因此一共成立三個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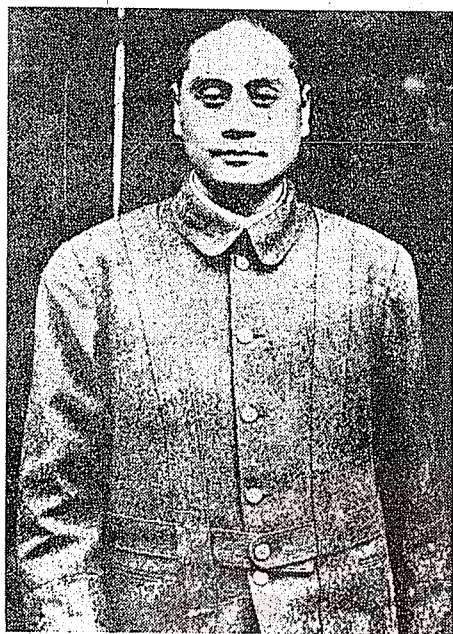
爲這件事，我特別提醒賀國光，我說：「你把衆人的力量都削弱，獨獨讓劉湘一個人因勢坐大，你這個辦法要不得啊！」

然而結果呢，經過這次整編，劉湘反倒睥睨羣雄，穩執四川的牛耳。他的軍隊擴充了，又發了大財，於是他買飛機，買兵艦，在重慶大興工業，開鋼鐵廠，造重武器，更進一步的在長江兩岸架大砲，大有雄心萬丈之概。當初無人注意，直到抗戰前夕，中央方面才覺得有點不對。

我的部隊接受中央調遣，一切都由中央供給，當時中央爲了早日促成全國統一，希望我這一支部隊能够起點示範作用，特意發給我們最好的裝備，服裝漂亮，武器犀利，糧秣充足，薪餉

提高，加以我的部隊原來就是川軍精銳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隊伍一開出去，人人雄赳昂揚，軍容威武雄壯，使其他川軍見到了，無論心中或者嘴上，都在豔羨不已。

我把軍資運到重慶，軍眷暫時留在廣安，我親率所部，軍樂悠揚，一路向瀘州進發。第二十二軍紀律嚴明，在四川是出了名的，大軍過處，不動老百姓一草一木，夜裏宿營，借住在任何地點，翌晨必用軍中自備的清潔工具，將借宿地打掃得乾乾淨淨，經過嚴密的檢查，認為合格，部隊才准離開。因此，我軍每住宿一處地方，那些公共場所本來是骯髒醜，亂七八糟的，第二天二十軍一開走，反倒變成光光鮮鮮，整齊清潔了。這樣，到處給人家一種一新耳目的感覺，我們這種作風，不但其他川軍一一效法，而且更連帶的



參謀團入川後，藉機漁利擴軍的川軍將領劉湘

影響到民間，也養成了愛整潔的習慣。

百人球隊重訪昆明

四川人經過了二十幾年的內戰，還沒有見到過像我們這樣軍容壯盛，風紀良好的部隊，於是途經之處，老百姓爭先恐後跑出來參觀，大家交口讚揚，我的部下因此更增加了榮譽感，對於軍譽的保持，幾乎由被動轉為主動了。

四川財政統一以後，中央控制各地的稅收，從此任何人不得隨意籌款，軍餉按月由中央發給，我們住在瀘州附近，士飽馬騰，滿目清新氣氛。我爲了提倡體育，並且有以和當地人民聯歡，藉以增進軍民間的感情，使地方百姓對於中央軍發生向心力量。我把原來的體育學校解散，喊出『體育軍隊化』的口號，規定團部以上的各單位，必須組織一個球隊，每到一處地方，只要宿營一夜，就和當地學校或其他球隊舉行友誼比賽，此外我的特務營有政工、康樂人才，時常演出歌舞、話劇，與民同樂。我軍開抵瀘州，就曾一連串的舉行賽球、晚會，以資慶祝，而示軍民聯誼。

民國二十四年秋天，毛澤東和朱德，從江西井冈山裏逃竄出來，通過湖南，進抵貴州，目的是想和川北的徐向前會合，這就是他們所謂的『二萬五千里長征』，其實應該說是『二萬五千里逃亡』。

當時是由中央軍薛岳部一路追擊，

不料越追越遠，而且共匪沿途裹脅良善百姓，人槍越來越多。蔣委員長乃親臨督飭，他住在貴陽南門外的觀風台。

後來蔣委員長蒞臨重慶，立調我軍南下宜賓，而派劉文輝的一師進西康，兩路堵截共匪。我們剛到宜賓城，委員長再派我們進駐雲南昭通至會澤一線邀擊，我把部隊開到昭通，毛澤東朱德却已經放棄金沙江，折向川康邊境一帶，於是委員長又叫我北上進駐西康西昌，準備給朱毛匪幫迎頭痛擊。

西昌舊稱審遠，距離昆明，只有六天的路程，而且居高臨下，對昆明有高屋建瓴之勢。龍雲在當雲南省主席，他見我這一支整齊的部隊，遙遙在上，而且一再出入雲南邊境，他疑心病重，坐臥不安，一再打電報向蔣委員長要求，莫使雲南人畏懼我楊某重兵壓境，這時共匪又走木里土司的區域過大渡河，因此委員長叫我再返回昭通，在昭通一停便是兩個月。

昭通還是在雲南省境，我駐防的時間既久，龍雲也不知道出於什麼心理，派一架自備飛機來，接我到昆明作客。

民國三年，我參加二次革命失敗，曾經被好友黃毓成邀到雲南，後來黃部遣散，我暫居溫泉村，龍雲不過是唐繼堯衛隊團中伙飛軍中的一名上尉，由於彼此仰慕武功，他曾常日陪我騎馬打槍，建立了相當的友誼，事隔二十一年，他風雲際會，當了雲南省主席，我雖然明知他對我心存疑懼，但是他既來邀我，格於君子不忘舊交之訓，我也就坦然應約，舊地重遊。

我帶了我那支三百多人的特務營，以及全軍精銳組成的百人球隊，直抵昆明，當時還有我的汪氏夫人同行。

到昆明，龍雲安排了盛大的歡迎場面，他對我執禮甚恭，口口聲聲的『子惠老哥』。當晚大開盛宴，談笑之間，我發覺他對我頗具長心，於是我便正色的告訴他說：

『我這次出滇入滇，完全是由於奉了中央的命令，目的在於為國家除害，豈有半點私心？再說，即使我楊某人日暮途窮，想找個安身立命的所在，今天有你龍某在昆明，念在故舊友好，我也會過門不入，何況我如今效忠中央，一切自有中樞為我安排。』我勸他不必多疑，萬萬放心。龍雲聽我說得這麼誠懇坦率，當時就向我極表好感，我一笑置之，跟他各盡一觴。

我的百人球隊，是由多種球隊綜合組成，一到昆明，便展開了多項目的聯誼賽程，以我隊戰雲南，一個是訓練有素，一個是倉卒成軍，當然所向披靡，從無敵手。但是也就由於我這非正式的體育訪問團，帶給雲南人很大的刺激，從此以後，雲南的體育風氣風起雲湧，蓬蓬勃勃，居然也辦了體育學校、運動場，尤且不時舉行各項球類運動比賽。

我在昆明作客，前後將近二十天，龍雲對我的懼生感，心理威脅全部解除。因此便想投桃報李，讓我盡情暢遊，隨我興之所至，想怎麼玩便怎麼玩。

太太永遠這樣年輕？

昆明四川同鄉會發帖子請我赴宴，我自然要去參加，但是參加了一次又一次，同樣的是昆明四川同鄉會，却發出兩份具名不同的請帖，我很奇怪，派人去問，才知道昆明四川同鄉會分為兩派，界限分明，各行其是。一派是在昆明城裏做官教書的文人，一派是有錢有勢的商家，這兩派相互仇視頗深，勢同冰炭，使得我們四川同鄉會在昆明也鬧出了雙包案。我獲知內幕以後，為了促成他們的團結，我派人通知雙方說，從此以後，除非兩派合一，盡棄前嫌，同時聯名請我，否則我決不赴他們的約會。

當時我是龍雲主席接來的貴賓，又是四川軍政領袖之一，應邀赴昆明訪問，兩派人細細思量，深感不可辜負我的苦心，於是協議遵照我的指示，雙方捐棄成見，自此通力合作，而由兩派執事共同設宴，邀我蒞臨。那一晚我即席演說，請他們通誠合作，永遠不要再鬧派系意見，我更建議他們，將雙方各自捐錢辦的兩所小學，合併起來，除小學部外再增設職工中學，更進一步造就川人旅滇學子，以雙方財勢之雄厚，應該還可以再加發展。這一點，他們也欣然照辦。

昆明附近的安甯州，是我民三民四年間舊遊之地，我曾在那溫泉村裏打抱不平，興利除弊，渡過我一生之中唯一一優游閑暇的時光，因此我對那座小村不免十分懷念，二十餘年後再度往遊，山水依舊，人物宛然，在我却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。

憶當年，我客居無聊，心情落寞，曾經由於一位友好，旅館老闆的介紹，娶了我的劉氏夫人

，她和我在溫泉村同居半年，後來我隨護國軍入川，駐兵瀘州時她會風塵僕僕的來尋我，這時她還被我留在廣安家中，歲月如梭，紅顏易老，如今她也是已屆四十之年了，此刻挽着我手臂，與我為伴的，則是廣安新娶的汪氏夫人。

溫泉村裏一草一木，在在引我留連，我在村裏還造了一幢小房子，我離滇後房子送給了黃毓成，他當時正担任雲南省政府顧問。我在昆明旅遊時期，他一直伴我在我，共話當年，計劃前程。

我作安甯溫泉村遊，就住在我送給黃毓成的房子裏，地方上人知道我要來了，費盡心機，舉行安甯從所未有的盛大熱烈歡迎。

黃毓成宅對面住的是王家，王太太王四嫂，我認識她，她更記得我。記憶中的王四嫂刻苦耐勞，相當能幹，她能一面開店一面種田，但是她唯一的麻煩是生育太多，她那個肚皮經常都是圓鼓鼓的，二十多年前我曾有一次頗感迷惘，於是忍不住的問聲她：

『王四嫂，你的肚皮怎麼癟下去了？』

她却若無其事的回答：

『昨天又生了嘛！』

那真是了了不起，昨天生產，今天就爬起來繼續操作。這次我到安甯，她仍健康如昔，只是年紀大了，兩鬢已有飛霜。見了面，難得她還認識我。

還有一位李三，也是當年村民舊友，我們到他家裏去拜訪，奉茶待客，十分慇懃。我一眼看見有位長得很美麗的姑娘，好奇的問李三嫂：

『妳家裏這位標緻的姑娘是誰呀？』

她很得意，瞟了我一眼說：

『就是我的女兒嘛，在你走的那年生的，難怪你不認識她了！』

李三嫂儘在望我的汪氏夫人，好奇的反過來問我：

『楊參謀，你不是二十年前在我們這邊結婚嗎？哎，你的太太怎麼一直都是這麼年輕呢？』

我正窘，不知道應該怎麼回答，汪氏夫人一向點黠，她笑了笑搶着說：

『什麼年輕啊，實在年紀不小了，不過平時不要操勞家務吧。』

李三嫂哦了一聲，居然也就深信不疑，我欣賞汪夫人的急智，劉冠汪戴，也覺得鄉下人的誠實可愛。

石門坎是世外桃源

重遊安寧，到處都受歡迎，村民們天天殺雞宰豬的請我們，我真是感到無以為報。當地有一所小學，我捐了三萬元幫他們擴充校舍，臨走的那一天，又爲了答謝全村的盛意，我派人買來五六條肥豬宰了，大開筵席，一律回請，於是皆大歡喜而散。

在昆明玩了一二十天，蔣委員長打電報來，命我軍參加追擊共匪，再赴西昌，我命部隊先期出發，自己乘飛機再到昭通，這一次，在昭通住得比較久，前後歷時一個多月。

一天，有一位當地的士紳，請我替他寫一副對聯，我寫好了命人送去，他一懸掛，許多人看了稱好，於是就不斷的有人來請我寫，我不便推

辭，每天要花相當的時間，爲他們揮毫。昭通地方不大，後來幾乎家家戶戶都掛起了我寫的字。當地有許多夷人，一方面慕我的名，另一方面也許是很欣賞我騎馬打獵的身手，他們知道我最愛騎馬，特地送了我一副非常精緻的馬鞍，名爲夷鞍，用特種木料製成，輕便，靈巧可以分成若干小塊，便於收存，再拼起來使用，也很簡便，可見夷人也有他們的智慧，我對他們的熱情，相當感動。

在距離昭通一天路程，康滇交界地區，有一處風景清幽的名勝，地名石門坎，屬於雲南所管，是苗人居住的地方，我想去玩。事前派人接洽過，有一天，我便帶了一批衛士，一支球隊，正式前往訪問。

石門坎在羣山繞圍之中，往北可以俯瞰金沙江流過康黔兩省的邊界，因爲地勢高，海拔約達兩千公尺，所以經常氣候晴朗，空氣新鮮，四週山勢奇特，峯巒密佈，景色相當的壯麗。我們一到鎮上，赫然竟是美國人跑來歡迎，原來外國教會，很早以前便在這裏設了教堂，辦學校，設衛生所，使用西曆，信仰耶穌，簡直就變成一個不屬於中國的特區了。

老百姓告訴我，他們一輩子沒有看見過中國官吏，一輩子不曾聽到過中國政府的政令，那麼，究竟是什麼時候，西洋人在這兒開闢了新天地，而使我們這些中國同胞，統統變成了化外之民，不知魏晉的呢？這真是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！

他們舉行歡迎大會，歡迎我們，會中首先由一位美國老傳教士致詞，他一開口，便介紹美國

的種種切切，既不像致詞歡迎，又不像傳道說教，我的一些政工人員，聽了很不高興，我細聽他所說的，似乎比較我所知的現代美國情形，又落伍了很多，那麼看來，彷彿連他自己也是個桃花源中人了。

我帶了籃球隊，邀他們當地球隊舉行友誼賽，但是在球場上等了很久，一直不見對方的球員來到。我們的隊員有點不耐煩了，說是：

『在這種偏僻閉塞的夷人地區，怎麼可能有籃球隊嘛！』

我叫他們稍安毋躁，找人來一問，原來是他們有若干隊員下鄉運穀子去了，又等了相當時間，對方人馬總算到齊。一踢球，我方的隊員就存了輕敵之心，以爲在雲南省會昆明都大獲全勝，怎會打不過這支邊界山區的球隊？那曉得幾分鐘打下來，對方要比昆明的球隊強得多，我們幾乎吃了敗仗，後來好不容易才算轉敗爲勝，勉強贏了幾分。

當夜，我被安排到一個外國人家住歇，他很客氣，把自己的臥室讓給我睡，我和他談天，曉得他是個醫生，在石門坎開一家痲瘋醫院。一聽痲瘋病，我難免心中暗暗吃驚，於是他告訴我：痲瘋病是接觸傳染的，它的病菌不可能生存在空氣裏面，因此它並不容易傳染，不像一般傳說的那麼可怕，不過，要是萬一不幸被傳染上，那就不是輕易可以根治的了。

第二天辭別這些親切可愛的夷胞回昭通，我想石門坎畢竟是中國的地方，讓它這樣永遠洋化下去總歸不是辦法，於是我指定一名政工人員，

叫他留在石門坎，跟夷女結婚，比外國人更進一步深入他們的生活之中，把這種現象慢慢的糾正過來。這位政工起先不肯，後來我曉以大義，將他說服。自此他單槍匹馬，住在這環境複雜的地區，從事很艱巨的任務。

事隔多年，我當貴州省主席，這位政工隊員帶了他的太太來看我。他太太果然是石門坎的夷女，那時候他不但在當地完成任務，使老百姓重新歸心中國，同時還在貴州全省的高等考試中榮獲第一名，我非常高興，派他去當縣長。不久他太太病逝，他認識了一位貴陽中學畢業的苗女，家住在花溪邊上的一個苗人村落，他通曉苗語，兩人感情成熟，結婚的時候請我為他們證婚。

由石門坎回昭通，我的軍隊佈署大致差不多了，於是我坐飛機，飛向西康的西昌，一路上是用無線電話和部隊聯繫。

盡釋夷胞抵死不反

進入西康境界，一到會理縣，就進入了夷人地區。部隊開拔之前，我得到不少人的忠告，說是夷人仇視漢人，言行反覆不定，要我們特別小心。又說什麼依照夷人的習慣，他們如果要以牛馬等物相贈，千萬不可拒絕，因為你一拒絕，夷人反認為看他不起，搞得不好會反目成仇。

我對這些忠告將信將疑，因為以常理論，倘若漢人不招惹夷人，和平相處，又何仇之有？再說夷人相贈牛馬，那牛馬是他們的財產，和維持生活的工具，怎肯無緣無故的輕易送人，別人不收他們還會生氣？我認為這些說法不近情理。

因此我告誡各級官長，嚴格保持我軍一貫的優良風紀，不得而已要向夷人買東西，務必公平交易，照價付錢。再有，就是任何人不得接受夷人的餽贈。

行軍期中，果然夷人對於我軍毫不擾民，和藹親切，一致大為讚揚，都說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好軍隊。他們口碑載道，我還不放心，到西昌找了一批翻譯，帶着我的政工人員，分赴各夷人部落實地調查。我軍的表現果然不錯，不但不會取用夷人一草一木，反而送了許多東西給夷人，譬如說奎寧丸、阿司匹靈和針線日用品等，就能使得夷胞十分歡喜。

如所週知，夷人有黑白之分。黑夷是貴族，統治階級，他們的手上繫一塊牛角，作為標記，打仗時，使用手槍、步槍和機槍。白夷是黑夷撈來的漢人，輾轉買賣充作黑夷的奴隸，平時要耕田，要做雜工，打起仗來只准用刀子，以免他們反叛。只有相從年代久的，最忠誠可靠的白夷才准用槍，白夷女子漂亮的，表現好的，才可以跟黑夷婚配。白夷只准在手上掛一塊牛骨頭。

大多數夷人住在山區，在高原地帶種鴉片烟，這是他們收入的大宗。他們住的房子堅固完善，還存在得有母系中心社會制度，家庭都以女性為中心，女人高於一切。夷人婦女穿的衣服，和西洋中古世紀的女裝很相像，緊束腰身，裙子既寬且長，因此走起路來柳腰款擺，風姿綽約，多半的夷女都長得蠻漂亮。部落與部落間，或家庭與家庭間發生衝突或爭執，也是由女性擔任裁決，她們的最大武器是下身的裙子，不論雙方爭執

得如何厲害，甚至是劍拔弩張，即將火拼的場面，只要女人當場脫下她的裙子，往竹竿上一掛，雙方不管有理無理，都得停止衝突，接受這位女士的調解。

他們雖然生長在高山之巔，却是經常不穿鞋子，小孩子會走路的時候，便在他腳底抹上桐油，再燒起熊熊的烈火來烤灼，如此一而再，再而三，於是他們的腳底板非常耐熱，而且不容易受傷。男孩子長大了，非常驍悍、勇敢，嗜好騎馬打獵，可以成為很好的戰士。就是平時太懶，根本就不做事，一切操作都由白夷代勞，他們的婚姻由酋長指配。計算時間不用鐘錶，在地上立起一根木桿，用小刀刻日影。他們過新年，是收穫過後一個月的時候。

夷人為什麼對漢人發生反感？根據我的考察，其咎還是在於漢人。夷人種鴉片烟，比較有錢，但有一位新縣長上任，一開口就要勒索好多好多，倘使不給，明明是良民，也會誣告他反叛或圖謀不軌，這種苛民的作風，使夷人痛恨萬分。

以前有一次我因為剿匪，由敘府到屏山，在歡迎者羣中居然有用鐵鍊條鎖起來的。當地縣長告訴我，這些都是夷人的頭目，因為夷人常有殺害漢人的情事，軍隊官府不可勝防，便捉來一些夷人頭目做人質，人質一年一換，碰到新官上任，還要挨三板屁股，打得他們屁滾尿流。我當時聽了覺得這樣實在太不合理，於是我命令那位縣長，將所有扣押的人質，全部釋放。

但是縣長却說茲事體大，他不敢做主，他說現在就把人質放掉，萬一夷人無所畏懼，跑出來



(生學胞夷之育教校學受接為者服制穿着坐面前)飾服着衣的穿所們胞夷的縣各康西在居散

大殺漢人那又怎麼得了？我當即找來一名翻譯，親自詢問那些人質，我頭一個問題便問他們為什麼要造反？他們異口同聲的喊起冤來：

『我們什麼時候造過反的呢？』
『那麼，』於是我緊接着再問：『既然你們沒有造過反，為什麼官府要把你們抓來扣押？』

他們說：這是以前傳下來的規矩嘛，而且這些規矩都是官府方面的決定，跟他們一點關係也沒有。

我相信，他們說的是實話，因此我就直截了當的問：

『假如我現在就把你們放了，你們將來是不是會再造反？』

他們大喜過望，連連磕頭發誓說：保證不會，抵死不反！

我心中暗想，即使夷人要造反，他們照樣

可以不顧人質的死活，與其彼此猜忌，嫌恨永遠不了，曷不從此推心置腹，坦然相處？這時，我不顧一切，吩咐將鎖住他們的鐵鍊打開，當場恢復他們的自由，於是這些過着暗無天日生活的人質，歡聲雷動，雀躍嘯歌而去。

放走了人質，打破多年來不人道、不合理的陋規，屏山附近，人人驚惶，就怕夷人沒有顧忌了，會得出來殺害漢人。私底下，當然也有埋怨我的，我故意裝做不知道。

三天後，被釋放的人質全部回來了，這一着，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，他們個個拎雞抱鵝，担酒担物，歡天喜地跑到我的司令部，指手劃腳，說是要孝敬我，要感謝我這個為夷人恤民命的大恩人。我收下他們的禮物，又回報了他們一些食物和藥品，在場觀看的羣衆很多，我看到他們臉上都有着受感動的表情。

從此以後，漢人夷人之間的糾紛反而減少了，漢人也知道：夷人還是可以坦然相處，推心置腹的。

這件事，發生於我抵達西昌的半年之前。

有了這一次經驗，使我對於解決漢夷之間的問題，具有很大的信心。在西昌，我曾開了幾百桌酒席，把黑白夷的大小酋長，全部請到，當杯觥交錯的時候，我站起來說話，我先跟他們講解民國成立以來的一般情形，以及五族共和，孫中山先生提倡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建國精神，後來我請黑夷的酋長也說幾句話，他很木訥拘謹，除了道幾聲謝以外，一句話也沒有講。（未完待續）